T9100/3533b ~~2721~~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搜神記序

晉散騎常侍新蔡干寶令升撰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盖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尚若此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

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終

搜神記引

余得搜神記及搜神後記讀之乃知晉德不勝怪而底于亡也何者令升雖始自前載晉實半之元亮則晉十九矣何東西百五十年間天孽人變駴人耳目若斯多也豈司馬家以兩世凶黠奸有神器其陰晝祕筭默爲天地之害者不得不借此開洩用爲非德受命者鑒邪若令升所載皆出前史及諸雜記故晉宋五行志往往採之惟晉書本傳稱兄氣絶復蘇而不名道書

吳猛傳謂寶兄西安令干慶而本記第稱西安令干慶而絕不謂兄亦可疑也至于後記多後人附益非元亮本書如元亮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有十四十六等年事陶集多不稱宋代年號以干支代之何得書永初元嘉又諸葛長民與宋武比肩晉臣也陶必不謂伏誅凡此數事皆不可不與海內淹贍曉辨之也繡水沈士龍識

令升遘門闌之異爰摭史傳雜說參所知見冀擴人于耳目之外顧世局故常適以說恠視之

不知劉昭補漢志沈約宋志與晉志五行皆取録于此盖以其嘗爲史官卽恠亦可證信耳第所載秦閔王女一段則嬴秦無謚閔者惟晉武帝子秦獻王無嗣愍帝嘗以吳王晏子出嗣秦王豈即愍帝邪然愍帝時秦爲虜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年之久至謂今之國壻亦爲駙馬都尉此政晉事耳又有謝鎮西之稱按謝尚于穆帝永和間加始鎮西將軍寳書成嘗示劉惔惔卒于明帝大寧間則鎮西之號去書成

時尚後二十餘年安得預稱此殊不可曉若淵明後記梁皎法師稱其傍出高僧叙其風素王曼頴報書亦云高僧行跡糅在元亮之詵今記中僅佛圖澄曇遊二人應散逸不少其載桓温老尼及見簡文帝山陵豈以之况宋武耶海鹽胡震亨識

搜神記引

搜神記卷一

晉干寶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將子轝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艸

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

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茘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

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

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
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
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
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
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頴川
太守史祈以爲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
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
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
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乃父母也
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
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
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
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鄴令喬有神術
每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
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
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

雙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匄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

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輙在鈌門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

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巳勑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勑勑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賫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

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

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

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吉琅邪人道士）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羊公杜受玄一無爲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啗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積月不教吳主怒勑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縛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爲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卽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

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
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
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
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
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
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
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
卽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
救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死已三日猛曰數
未盡當訴之于天遂臥屍旁數日與令俱起
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
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
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
家有狂風暴起猛卽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
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
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

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
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
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
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
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
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
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
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
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
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
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
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
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既殯屍不臭而香聞
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
乃發冢開視棺空無屍惟雙履存一云昭帝
卽位改葬之棺空無屍獨絲履存焉

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
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
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
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
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
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
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
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
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遥雲漢間呼吸發九
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
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碩
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為君作
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
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
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為消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
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
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

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饍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

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
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
之他人不見雖居闇室輙聞人聲常見蹤跡
然不覩其形後人恠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
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
踈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
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
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啗發簏取織
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

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
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
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
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
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
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
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輙
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搜神記卷一

搜神記卷二

晉干寶撰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

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候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卽使解之或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解之而甦

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計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

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
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
爲脯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母喪歸家韓友往投之
時日巳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
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
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欻

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婢二人皆被
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巳自經
死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善爲幻制
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
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
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
出郎命作鱠一坐皆得徧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旣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餹合

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鱷魚池又嘗煑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

罪者入湯即焦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

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

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絶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眞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冡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更進一冡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合於是開冡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眞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

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搜神記卷二

搜神記卷三

晉干寶撰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戸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

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殺

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爲太尉長史遷魯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郎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

間來候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卑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明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

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鷰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官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鬬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

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汙累天眞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己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顏

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性深沉有思義少爲書生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横文後三寸爲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萬餘於是業用既展病者亦無恙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

向之嗥吽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

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
便攬打之當有一物出急宜持歸於是如言
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
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即能起奮迅嘶鳴
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
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
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
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
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
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
鳥數千廻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
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
非常有頃遂滅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
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
肯借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
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两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乎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韓友字景先盧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

冡故城閒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著窻牖閒友閉戸作氣若有所驅須臾閒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會稽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曰君愼不可東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旉瑯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脚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

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輙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搜神記卷三

搜神記卷四

晉干寶撰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蜀郡張寛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寛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

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

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厠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

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

可相近故也即勑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廻車而去道中繹絡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

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煩多相對欣然勑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勑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旣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欵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

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

祖龍死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

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流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

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
并贈織成褌衫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
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
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内箱中
旣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
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内破魚腹得書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
而乞靈焉神忽下敎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

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敎曰俟汝
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
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
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一物
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
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
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
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

巫云廟神不悅此是邾亭驢山君使至荆山
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
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
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
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
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
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
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
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輙得數年大
富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
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
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
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
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
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

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内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

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荐黃羊焉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漢陽羨長劉玘嘗言我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巳成冢遂改爲君山因

立祠祀之

搜神記卷四

搜神記卷五

晉干寶撰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已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

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藴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

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

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

有靈嚮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旣而聞有通賓
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别駕祐亦雅聞其
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
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
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
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
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
在旦夕遭卿以姓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
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

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
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
供養遂欷歔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
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
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
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
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
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
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

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為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為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

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

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漑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真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搜神記卷五

7

T9100/3533b
~~272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搜神記卷六

晉干寶撰

妖怪者葢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葢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

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

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産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嗁公懼墜車

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内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内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鬭

魯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鬭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宫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兹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兹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宫刑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朐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

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

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簒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於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鬭於燕宮中池上烏墮

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鬭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殺厥妖烏鵲鬭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爲近牛禍内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
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
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
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
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
至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
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恠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
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
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
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
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
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
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

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葢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

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藁栢葉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

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之見巢爇盡墮池中有三鳶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靈帝熹平二年東萊

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

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主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

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故後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簒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

簒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暌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玆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婬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搜神記卷六　十三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隷之謡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極于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

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簒盖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衆數十萬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眞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眞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荆揚尤甚乃弃財産流沉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絶實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爲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内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

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刼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讐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絶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枝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寃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

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

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爲魏武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凌霄閣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

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
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
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
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𪃟于衛國李蓋家形若
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
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
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
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
若何復言曹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
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
爲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
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

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
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
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
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
象也

搜神記卷六

搜神記卷七

晉干寶撰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
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
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
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
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
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
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

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煑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為先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晉大康四年會稽郡蟛蚑及蟹皆化為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畻數日之後則皆為牝

大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

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
神器皆字曰龍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
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
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
角獸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
方之象當有兵革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
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
深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瞀亂之
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
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
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
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
人死于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
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
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

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至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姓咸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之所產者也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熈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而載之以當笄男女之别國之大節故服食異等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蓋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之事

晉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悛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王祠中不

見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禖石高禖宮中求子祠也賈后妒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氷入建鄴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

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
處今賤人竟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下
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
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
怖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
未釋駕又言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
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
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兵起一郡之內皆破

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
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漢祚復興
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頭以
彰火德之祥百姓波盪從亂如歸騁兄弟並
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
過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
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
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

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貍銜而聚之世之所説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里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絶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内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遥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黄色大如椀

永嘉五年抱罕令嚴根婢産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鼺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

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
尋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欻有四枝茱萸樹相樛
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鼴鼠遇臨
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
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
生木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

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
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
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
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
古練纕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
之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晏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縞素凶喪之徵也
初横縫其前以别後名之曰顔帢傳行之至
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而婦人束髮
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

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耻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臍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

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瘣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

地震去年十二月蘄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寃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寃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太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卽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

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短纔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

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搜神記卷七

搜神記卷八

晉干寶撰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舜龍顏大口手握褒宋均註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饒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翦其爪髮自以爲犧牲祈福于上帝於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
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
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
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
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
有赤氤氣起乃呼顔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
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
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
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
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
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
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
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
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
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
制命帝卯金

大搜神記卷八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爲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

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

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

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吴平是歸於司馬也

都水馬武舉戴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搜神記卷八

搜神記卷九

晉干寶撰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

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尚書郎遼東太守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爲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

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簒漢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

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數有恠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欻有一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蹷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叛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

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

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嫠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顔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鎮荆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

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飰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龕所殺

搜神記卷九

搜神記卷十

晉干寶撰

漢和熹鄧皇后甞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噏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

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祿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勑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

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其額曰審雨堂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汙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痛病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

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

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期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恠而留之曰懼不得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淅江上爭樗蒲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及覺卽往郭許共圍棊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厠便倒氣絕謝爲凶具一如其夢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卽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

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活之
遂不復見秦覺叔病乃差

搜神記卷十

搜神記卷十一

晉干寶撰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况於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

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

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

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煑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

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爲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

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荐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

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

王祥字休徵瑯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

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旣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聞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竊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於此遂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內溫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

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
得石蓋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
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歳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
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
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
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歳
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
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
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
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
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
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
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
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
歳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
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

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衡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後授其處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所殺裒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

巳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卽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巳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云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覔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

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絶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

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縑帛以禮葬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

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衮亦無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

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詣卜者決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怪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

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天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荅與衣裳輙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

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搜神記卷十一

搜神記卷十二

晉干寶撰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

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

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䖵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隺之爲麞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于上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

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常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厯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中之怪龍

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螾穴瑶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窾中覆以磨礲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瑶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内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恠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

爲地宰蟾蜍得苽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

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値雨至桑樹下霹靂

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獮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輙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甞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禀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亭長大怒曰

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即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即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猨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

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頂便腫大毒有雌雄雄

急而雖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

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蠏就人炙之人不可犯
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
則能出珠

廬江眈樅陽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
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
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
哭地必有死喪率聲多則爲大家聲若小
則爲小家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
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嘯相喚常在幽昧之中
似魑魅鬼物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
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
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
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也今俗
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爲
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違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内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

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黄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

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搜神記卷十二

搜神記卷十三

晉干寶撰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上指掌之

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盧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卽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卽至大雨今往有驗

空桑之地今名爲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淸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旣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謡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内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

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膾形

蟛蠘蠏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𧉬蝺一名蝍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毋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蚴蜿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巳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

有子果羸負之是也

木蠹生蟲羽化爲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裂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言丙午日鑄爲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爲陰燧可取水也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

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搜神記卷十三 終

T9100/3533b
~~2721~~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搜神記卷十四

晉干寶撰

昔高陽氏有同産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蘺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吴强盛數侵邊境遣將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卽是戎吳爲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旣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于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

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褳言語侏𠌯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

癡内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于水今卽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已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嗣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葬之徐里中見有狗壟在焉

鬬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䢵子之女生子文其䢵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弃於山中䢵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耻之送於山中䢵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爲穀烏菟仕至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

袁釖者羌豪也秦時㓜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爲蔽故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爲君其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虵奉送虵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

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滙爲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

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

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

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兎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

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此與江夏黃母相似

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爲黿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瀉水其中黿入

坎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輙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曰哊哊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于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神記卷十四

搜神記卷十五

晉干寶撰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

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旣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别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録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

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

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温少頃却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爲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武陵大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

日形體又爲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戸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勑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别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

歎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

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卽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絶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卽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卽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鄭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還報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既而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

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即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輙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强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飰幾種鮭我暫過灶下戲婢無故犯我我

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絶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邪顔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自治死於張家棺斂已久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

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旄乃解及還家共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含乃弃絶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

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鬬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汚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

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閤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卽生瘡至死不差

搜神記卷十五

搜神記卷十六

晉干寶撰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横門人作横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

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

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

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録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温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刼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

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頴而皆沾濕頴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頴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頴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頴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頴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頴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頴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頴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頴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

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
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
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
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
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
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
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
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
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

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
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
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
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即持刀刺
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
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
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
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
出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

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
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
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
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
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
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
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
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

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
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
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
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
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
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
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
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
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
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
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
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
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
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
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
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
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
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
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為子孫寧可有
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
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
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

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

于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
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
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
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
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
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
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
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
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

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飮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絶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毁義絶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輙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

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
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飡女子
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
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
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
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
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

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
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
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
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
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
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
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
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
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

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眞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爲駙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

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粧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

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

鋺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
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
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
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
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
欲速售兾有識欵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
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
家郎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
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
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
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之悲咽賫還白
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
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
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强也
即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
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
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賔客止宿輙

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

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六

搜神記卷十七

晉干寶撰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下皆亡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

衰絰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

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戸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恱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徃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爲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徃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恠

吳孫晧世淮南内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遥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

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惟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爲掊刮見有趾跡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

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遺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汚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令相得為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

如兎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挑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乃于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蘇母

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皁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

捐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内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令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

云此大恠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内有馬騎麾盖來扣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内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宮西有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耳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哄僅聞其腦閒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搜神記卷十七

搜神記卷十八

晉干寶撰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勌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飰臿也卽聚燒之其怪遂絶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

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

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坌以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疎盖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

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絶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

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旣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

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

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赶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

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塍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

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婢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

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卽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

走羡久不見因其婦婦以實對羡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恠遂避去羡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畧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爲妻暮輙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矃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

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録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暝樓鐙階下復有火勅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旣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挐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

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令申臂於窻中於是授腕鯤即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

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皁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

作傘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傘
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平田琰居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
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
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
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
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為人著而入
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
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
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
戒事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
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
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
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輙有
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閣迎之則忽然不見
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閣

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絶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廻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

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皁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一字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皁單衣來往戸外呼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適休似未寢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喑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

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不聽迸從者還外惟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叩閤者應遥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皁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閤者云部郡府君相詣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竟

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廻顧以刀逆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斫傷數下應乃還卧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跡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豨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絶

搜神記卷十八

搜神記卷十九

晉干寶撰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

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爲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橑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

但恠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有一虵夜出經柱側傷于刄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决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虵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刼奪其釜意苦

擾擾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喏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

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

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
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恠故謂之五酉五酉者
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恠
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
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
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
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
著衰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
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
絶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
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
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
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
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
日也石別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
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

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恠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荅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

弁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十九終

搜神記卷二十

晉干寶撰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盧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

七里至大壙厝昜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昜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昜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

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愼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隋縣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

號其處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

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蹹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愼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録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

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卽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廻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踪跡因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卽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虵盤繞犬奮咋虵虵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中徒伴恠之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龎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乃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

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猨子便將歸猨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猨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猨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

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卽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卽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

藺栗甚衆行卽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娰輩分養蠶巳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娰一囊藺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卽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子不語神亦近于怪也顧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令升感婢一事信紀載不誣採錄宜矣元亮悠然世外飲酒賦詩之餘絶少著述而亦爲令升嚮矢耶語云呻吟搊颯故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悵悵然知其搊颯之足羞也聞于耳目之常者請作是觀湖南毛晉識

搜神記卷二十　終